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
便弓馬有政術好施下士石氏建武中以功拜
龍驤將軍雄醜形貌頭大而足短軍中呼之為
大頭龍驤石虎將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
鄴雄擊獲之洪以秋為軍師將軍秋因宴鳩洪
將併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健以人心思晉遂

稱晉官爵以雄爲輔國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徙
欲取之遣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自帥大衆隨
雄而進雄大敗洪將張先先遁歸長安雄長驅
而進遂徇地渭北所過城邑無不歸附趙將石
寧獨據上邽不下雄擊斬之徙旣據長安自稱
天王大單于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
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雄力言于徙請正
尊號徙從之卽皇帝位雄進爵爲王晉鎮西謝
尚攻張遇於許昌徙遣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

萬救之尚敗奔還雄乘勝逐北殺傷大半遂徙

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轉攻王

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爲

征虜將軍

一作征東大將軍

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

伐雄雄與衛將軍菁率衆拒之敗之於龍黎斬

百萬二千級獲修弘送長安尋與菁帥步騎四

萬屯隴東是時張遇欲引關中諸將以雍州歸

晉事覺伏誅而孔特等起兵應遇衆至數萬雄

乃帥騎還長安遣菁略上洛郡雄與子法分討

孔特等誅之進克司竹晉大司馬桓溫來伐別將司馬勲出子午道徙遣雄同太子萇等帥衆拒之戰於藍田爲溫弟冲所敗退屯城南尋帥騎七千襲破司馬勲於子午谷又與桓溫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溫還雄遂攻喬乘於雍以疾卒于軍徙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諡曰敬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徙重之常曰

元才吾之姬旦也子堅襲爵及堅僭卽帝位追尊諡曰文桓皇帝

苻菁

苻菁徙兄子也徙旣代洪統衆稱晉官爵以菁爲揚武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徙欲規取洪遣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東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菁轉戰而前與洪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諸城盡陷所至降附徙入長安自稱天王以菁爲衛

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健卽皇帝位菁進爵
爲王遣菁同東海王雄略地關東大敗晉師張
重華遣其將張弘宋修帥衆會王擢來伐菁與
雄拒之大敗涼兵虜其二將苻飛爲楊初所敗
菁與雄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雄還長安菁遂
掠地上洛晉大司馬桓溫來伐菁同太子萇帥
衆拒之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與萇等相持會
溫軍乏食徙關中戶口而歸菁等尾擊之溫復
大敗健賞拒溫之功以菁爲司空未幾進位太

尉尚書令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
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
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苻黃眉

苻黃眉健之兄子也神器秀拔雄勇多奇略初
爲健輔軍將軍遣鎮洛陽皇始三年張遇之亂
黃眉自洛陽來奔健以爲衛大將軍淮南王生
素與黃眉友善及卽位封爲廣平王時生用法

嚴酷生舅強平直諫忤旨生怒殺之黃眉同苻
飛鄧羌以太后故叩頭切諫生弗聽出黃眉爲
左馮翊姚襄略地關中生遣黃眉及建節將軍
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襄深溝固壘不戰羌
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
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然其
爲人彊狼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旌長驅直壓其
壘門襄必怒而出師一戰成禽耳黃眉從之遣
羌先引騎三千軍於壘門挑戰襄怒盡銳出戰

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平原羌廻騎逆
擊黃眉帥大衆繼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
等振旅而還黃眉旣立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
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其王公
親戚多有死者

苻法

苻法字永則小字阿法雄庶長子也爲生後將
軍封清河王生殘虐滋甚宗室勲舊殺害略盡
一夕對待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
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
平老強汪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
婆樓帥麾下數百鼓譟繼進引生置於別室斬
之法固以位讓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
王卽位於太極殿以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堅母以法長
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出遊宣明臺見法重
門高第車馬鱗集恐終不利於堅乃與衛軍李

威謀賜法死堅性仁孝於法尤爲友愛與法訣
於東堂慟哭嘔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
海公敷爲清河公陽後謀反事洩堅問其反狀
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
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臣亦爲父
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
寧不知之乃赦不殺徙陽於高昌陽勇力兼人
尋復徙鄯善後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
殺之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
美姿度健封爲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
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生愛其器貌常侍
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朝
野所屬堅僭號改封陽平公拜侍中中書監左
僕射尋除中軍將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目過不
忘時人儼之王粲嘗著浮屠賦壯麗清贍世咸

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稱
其妙選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勦也銓總
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可方王景略尤善斷
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夕妻爲
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
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

國春秋卷四十一
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
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
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
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
爲馬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三爻同
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
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
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

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理而生無理而死馬左
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
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
曰本與其婦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爲驗
是以誤中婦人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揚聲唱盜行人爲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
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
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先出者曰汝

六國春秋 卷四十一
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如此所在盜賊
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
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
鎮關東朝之大事莫不馳驛與議性至孝初畱
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
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慰諭不許
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尋轉司徒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

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
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
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
兵極武未有不亾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
今江東雖不絕如縊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
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
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
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併吾將任汝以天下
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

一國春秋 卷四十一
九
衆乎及堅銳意攻晉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
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
恐非但無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讐思聞
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
子弟希嫻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
不足採也堅亦弗納遂以融爲征南大將軍率
騎寇樊鄧戰於淮水敗績融馳騎略陣馬倒被
殺軍遂大敗堅奔至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
哭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贈融大司馬諡曰哀

公垂萇之叛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
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也徵拜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
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朗固辭不得已起而
就官旣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
每談虛語立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
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

一國春秋 卷四十一
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多所凌忽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杌禡壺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踉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尤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麗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垣半露檢之果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或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

刑意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
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
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
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
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宏

苻宏堅長子也堅自稱大秦天王立宏爲皇太
子建元元年匈奴曹毅劉衛辰帥衆寇杏城索
虜烏延等亦起兵叛通於衛辰堅帥中外精銳

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
畱守長安堅平定朔方巡撫諸夷振旅而還六
年堅復遣丞相王猛督諸將率步騎六萬向鄴
乃畱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躬帥精銳十萬爲
之後繼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往迎之因謂堅曰
監國幼冲鑿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乃并
軍攻鄴拔之遂平燕冀其後堅議大舉伐晉群
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太子宏進曰吳今得
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

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
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
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于外資財竭于內是故
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成然後用之彼若憑長
江以固守徙河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
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厲不可久畱
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
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
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

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
攻其外如此安有不克沙門道安曰太子之言
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卒有淮南之敗慕容
冲遣僞尚書令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
與戰於成貳壁斬首虜二萬堅屢爲慕容冲所
敗固守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入
五將久長得乃畱太子宏守長安付以後事將
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如五將宣告州郡
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

騎出奔百僚逃散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先歸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辦璧拒之乃奔武都氏豪強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宏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玄滅義熙初謀叛寇湘中伏誅

苻暉

苻暉堅第二子也堅卽位封爲平原公建元十六年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如古諸侯以暉爲都督豫

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配兵戶三千二百合淝之敗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暉於洛陽堅驛書使慕容垂將兵討之暉遣使讓垂趨使進兵垂南結丁零殺苻飛龍盡坑其衆暉又遣驍將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暉率洛陽陝城之衆歸長安會慕容冲引師來攻去長安二百餘里城內戒嚴堅乃拜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拒

冲河間公琳以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暉出拒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屢敗暉兵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恚憤自殺

苻琳

苻琳字永瑤堅第五子也封河間公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

藻清麗高步一時慕容冲寇亂長安堅以琳爲中軍大將軍率衆三萬擊冲於灞水之上爲冲所敗中流矢死

苻詵

苻詵堅之少子也封中山公最有寵於堅堅與群臣議大舉伐晋詵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晋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晋有謝安桓冲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一 十一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
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
將爲戮也不聽竟爲晉所敗堅後自縊於新平
佛寺誅亦自殺

苻雅

苻雅堅之疎族也權略無方雄毅厚重人稱其
有良將之才在生世已爲右衛將軍堅卽位封
西縣侯出爲秦州刺史建元七年以雅爲使持
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初仇池

楊世以地降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
池公世死子纂代立遂受晉朝爵命而絕於堅
世弟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纂爭分堅遣
雅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進次
譙陝纂率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
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於陝中爲雅所敗纂
收衆奔還雅進攻楊統統帥武都之衆迎降纂
將碩密亦詣雅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
釋其縛送之長安

苻洛

苻洛堅之從弟也爲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封行唐公以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有功加征北將軍洛兄重爲豫州刺史北海公鎮洛陽建元十四年重以洛陽謀反堅曰呂光忠正必不同也命光收重檻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其後二年春正月堅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

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縛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詳具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拒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秦王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
立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
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
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
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新
羅休忍等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茂薊諸
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
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
無成潛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

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
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
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
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
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帥
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
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怨願假
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
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

兇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北海公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

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與衝等戰于中山大敗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之長安呂光斬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規堅赦蘭殊徙洛於西海後爲梁熙所殺

健后疆氏

健后强氏略陽人左光祿大夫强平之姊也健僭號天皇立爲天皇后及健寢疾强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生爲太子生旣嗣位尊爲皇太后生荒耽淫虐刑殺不

道其舅强平切諫忤旨生怒誣以妖言欲殺之
廣平王黃眉等侍讌禁中叩頭請曰平太后之
弟也陛下縱欲殺平獨不念太后乎生弗聽乃
鑿其頂而殺之太后遂以憂憤卒諡曰明德皇
后

生后梁氏

生后梁氏略陽人左僕射梁安之女也初爲淮
南王妃生嗣僞位遂以壽光元年立爲皇后會
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占曰不出三年國
應之

堅太后苟氏

太后苟氏略陽氏人堅所生母也以堅永興元
年尊爲皇太后堅殺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
法不受群臣復固請於堅太后泣謂群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
臣固請堅既卽位署法爲丞相東海公太后以
法長且賢素得衆心疑忌特甚後遊宣明臺見

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終爲變遂與李威謀賜
法死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
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
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
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闈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
堅推問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當棄
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

乎於是輟而殺之建元十一年以疾卒追諡曰
明德皇后

堅夫人張氏

堅夫人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辨有才識堅將入
寇江左群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
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
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
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其時
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

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於人主乎妾又
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
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
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
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嗥廢馬驚逸武庫兵
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微此皆非出師之祥
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與兵西伐張氏請從其夜
堅夢葵生城內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
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
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果大敗
於壽春單騎遁還顧謂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
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潛
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丕后楊氏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

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容永殺不
據長子卽皇帝位收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
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登旣嗣位追
諡曰哀平皇后

登后毛氏

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
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爲皇后其四年登留毛
氏及輜重于大界營姚萇率兵襲之營壘旣陷
萇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

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勦爲萇所執毛氏
有姿色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爲
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
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后土寧
汝容乎萇怒殺之

春秋第四十一卷

前秦錄十

春秋卷第四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趙俱

趙俱南安羌酋也一云天水人洪自稱大單于
三秦王改姓苻氏以俱為從事中郎及健之世
遷河內太守光祿大夫尋以洛州刺史出鎮宜
陽俱從弟右僕射韶中護軍誨有寵於生即
位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
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

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
憂卒

雷弱兒

雷弱兒南安羌酋也洪稱秦王以弱兒爲輔國
將軍徙嗣位以弱兒爲太尉俄遷大司馬初晉
揚州刺史殷浩陰遣人誘弱兒等使殺秦王徙
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
張遇作亂徙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
以爲弱兒等事已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

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
稽王昱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謀未應輕進不
從浩遂爲姚襄所襲走保譙城襄浩相持秦人
遂收漁人之利弱兒之計也其後桓溫來伐徙
遣太子萇帥雄菁等拒之戰於藍田爲溫所敗
溫進次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徙悉發精兵三萬
遣弱兒與萇合兵拒之溫不得前師還乏食僅
入潼關徙賞拒溫之功以弱兒爲丞相及徙寢
疾受遺輔政弱兒性剛鯁好直諫以生嬖臣趙

韶董榮奸佞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恨之譖之於生生遂殺之并其九子二十七孫弱兒推誠苻氏年高有功生旣殺之於是諸羌皆有離心叛者相繼

魚遵

魚遵馮翊人也洪稱秦王以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健代洪統衆時杜洪據長安健規取之悉衆而西以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橋以濟所過城邑無不降附健卽位論功以遵爲太子太

師俄遷左僕射司空及賞拒桓溫功進爲太尉健寢疾以遵爲太師錄尚書事受遺輔政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乃誅遵并其七子十孫追謚曰廣甯公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

之節徧常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
曷不和乎甚見敬重生既嗣位殘虐無道殺戮
大臣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侍
中強國等皆以佞幸進疾之如仇讐每於朝見
之際略不與言人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
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榮之小字也是何
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
變榮與強國言於生日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
應之生日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
叱之

強平

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加刑乃殺王墮將刑榮
謂之曰君今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而
叱之

強平略陽氐人徧之妻弟也皇始元年以平爲
太傅生卽位以爲左光祿大夫平雅好直言不
避權佞會有日蝕之變極言切諫生怒誣以妖
言鑿其頂而殺之

趙煥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二 四
趙煥父琨爲秦尚書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入攻秦州獲琨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鳥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返煥隨鳥至山尋求之果得父尸

杜慈

杜慈仕生爲尚書郎生壽光年中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畱而獨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獲免餘皆被斬

呂婆樓

呂婆樓字廣平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自沛避難徙焉因世居之遂爲會豪秦王健立以爲散騎常侍後進侍中尚書與東海王堅友善及生嗣位薛讚權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婆樓婆樓曰僕刀鏹上人耳不足復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見猛

一見如舊任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
亟以爲言堅深然之於是清河王法與平老等
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帥麾下繼進斬
生於別室堅遂稱大秦天王以婆樓爲司隸校
尉後守太尉卒其子光後稱涼王別有傳

樊世

樊世本氐豪也佐健定關中有大功拜特進姑
臧侯負氣倨傲王猛親幸用事勲舊多忌之者
世於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

事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
間君食之耶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

一云非徒使君耕
之又將使君炊之

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

於長安城門不爾者吾終不處於世也猛以白
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
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
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
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
競婚是爲二天子也安有上下世怒欲起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
西廐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
鬻畚爲業嘗負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
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
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
樹下當先啟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而
坐鬢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

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
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交通是以
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
少游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竒之召
爲功曹遁而不應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
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
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

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帥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所以不至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也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

堅僭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

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遷爲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年二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時上下咸服莫敢有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並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帥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美女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畱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度竭命戎行

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黽俛從事
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
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
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
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
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
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
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視事如前俄入爲丞
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
紛紜厲王之際顛覆厥德竒卿於暫見儼卿於
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
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
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
外蕩群兇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不許數
年復授司空猛復上疏辭曰臣聞乾象盈虛惟
后則之位稱以官才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
誅王叔昧寵政替身亡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
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叅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
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
致相匈奴咍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
遠隣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
敝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亾是及且

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
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
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
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宰政公平流放
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
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
咸熙百揆時叙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
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

臣之過臣何足以儼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
豈能過也常勅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
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
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
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
令行禁整事無畱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
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
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
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莫不周備猛疾

未瘳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及疾甚因上疏謝
恩并言時政得失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動
左右疾篤親臨省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
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爲人
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
歲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我
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尚書
餘悉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疋穀萬石

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梁平老

梁平老略陽氏人也才識明敏令行禁止堅以其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素與友善生嗣位爲特進領御史中丞生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

遂與定議殺生堅卽位以爲尚書左僕射進使持節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以備匈奴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朔方侯建元八年十一月卒諡曰桓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其子成歷位中壘將軍兗州刺史轉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尋遷衛軍將軍屯兵洛澗淮南之敗爲晉所殺

梁讜

梁讜字伯言略陽氏人也博學有雋才仕健爲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堅旣卽位出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未幾進位侍中謫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陸績

陸績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仕堅爲荊州刺史

鄧羗

鄧羗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生時爲建節將軍生每欲殺之惜其雄武出爲行咸陽太守堅卽位遷驍騎將軍領御史中丞羗性鯁直不撓與王猛協規齊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權貴歛跡姦猾屏氣尋進尚書復爲建節將軍討平李儼以功遷建武將軍洛州刺史王猛伐燕師次潞川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失期當斬羗止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

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以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奉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猛遂陳兵渭源嚴誓將士時燕兵甚盛猛望見而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勸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徐成奔赴評軍斬將搴旗殺傷甚衆燕軍大敗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預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取其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長驅至鄴拔之進爲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邑三千戶封真定侯猛以潞川

之功請以羗爲司隸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
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
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
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邊揚越羗之任也司隸
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後從行
唐公洛征代有功遷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巴
夷寇亂復以鎮軍將軍領護羗校尉率甲士五
千討之遂平益州勒銘崕山振旅而還堅引見
於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

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乎羗曰臣常
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
將軍蓋以自况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
進車騎將軍并州刺史羗有子數人皆以義烈
稱其少子翼爲河間相慕容垂圍鄴以翼爲後
軍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
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君自古
通義未敢聞命垂復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
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

州宜受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

張平

張平代郡人一云譙國銍人初仕石虎爲部將閔之亾也平帥所部稱藩於燕旣而結援於秦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平旣跨有新興雁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鎮自號并州刺史一作豫州刺史寇掠秦境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桀率兵

禦之桀等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羗分據汾上獲其養子氐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仍署爲右將軍先是平養一狗名曰飛鸞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平甚惡之會晉遣叅軍桓宣就平授平節度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扞禦北方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叅軍殷乂詣平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命破之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

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破之平尋沒於秦

張氐

張氐本姓弓上黨涇人也膂力過人能却曳牛
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張平愛之養以爲子淫
於平妾平知而責之氐慙乃割陰以自誓遂爲
閹人銅臺之戰一作銅壁氐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
四五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氐中之
前鋒鄧羌擒之以獻平懼請降堅拜平左將軍

以氐爲虎賁中郎將甚見寵愛常侍左右尋加
廣武將軍同前將軍楊安攻拔苻廋於陝城王
猛督諸將伐燕氐以虎牙將軍受猛節制楊安
攻晉陽不克猛使氐爲地道帥壯士數百潛入
城中大呼斬關克之是時猛衆止六萬而燕師
三十萬氐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
數四旁若無人殺傷甚衆戰至日中燕兵大敗
乘勝逐北猛遂滅燕以功進氐位爲前將軍晉
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堅遣氐與王鑿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氐屯八公山桓溫遣將夜襲鑿氐鑿氐退屯慎城建元十二年氐以前禁將軍同鄧羗等帥步騎二十萬與行唐公洛會兵攻代昭成帝逆戰不勝退遁陰山後度漠南爲子所弒氐與李柔勒兵赴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振旅而還十四年堅以氐爲并州刺史十五年入爲後將軍十八年晉楊亮攻涪城堅遣氐帥兵救之氐出斜谷亮引兵退建元末堅大舉伐晉氐以驃騎

將軍爲前鋒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兵數萬陳以待之氐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陽平公融因謝玄之請渡軍却陣勢不能止遂至大敗堅至洛陽遣氐率羽林五千戍并州長樂公丕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川氐同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始知堅凶問發喪舉哀不卽僞位進氐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宣檄州郡推氐爲中軍都督其見重如此氐方面之勲不逮鄧羗而時人咸曰鄧羗張氐俱萬人勳也

李威

李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之姑子也少與魏王雄友善結爲刎頸交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及卽位以威爲左僕射威得幸於苟太后初謀弒生及誅堅兄清河公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雅重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也猛以兄事之進領護軍封建寧侯匈奴右賢王曹轂叛秦率衆

二萬寇掠杏城堅自將討之使威以衛大將軍同王猛輔太子宏守長安時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來襲威擊斬之堅還以功拜太尉尋加侍中建元十年卒謚曰烈公初苟太后少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後堅収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徐嵩

徐嵩字元高建武將軍冀州刺史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初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長安之敗嵩以中壘將軍據險自固及登嗣位拜爲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太初二年姚萇遣姚方成攻雍州城陷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薛強

薛強字威明河東汾陰人也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強幼有大志懷軍國籌

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
褐詣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
卿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
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
矣方致聞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
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
而溫敗及堅僭位猛見委任陽平公融爲書將
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堅如河東伐
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欲與相見強使

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
但有死節之將耳諸將咸請攻之堅曰須吾平
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
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
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
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輔佐戶尚書年九十
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曰宣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

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右長史關內侯父清
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著稱宏少有
雋才號曰冀州神童陽平公融牧冀州心禮敬
之拜陽平國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
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堅聞而
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
郎後長樂公丕牧冀州引爲征東功曹太原郝
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
亾避亂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

所畱繫郝軒歎曰以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
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
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
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厲志操篤學無倦不以資
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魏太祖征慕容寶軍次
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爲追騎所執送於軍門
遂畱仕魏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
時蓋懼罪也後仕太宗爵至上公

詳見魏
書本傳

姜宇

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堅屯騎南巴二校尉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淮南之敗宇以尚書領前將軍與河

間公琳擊慕容冲爲冲所殺

索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歛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夷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爲別駕尋遷建威將軍
西郡太守淮南之敗呂光叛據姑臧泮城守不
降光攻而獲之讓泮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
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
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
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梁公何罪而將軍害
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耳豈
肯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
光怒命誅之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菱有
雋才仕天錫爲執法中郎允從右監堅世至伏
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楊安

楊安者名將也其功幾與鄧羌相埒而不與佐
命之列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自匈
奴右賢王曹轂之叛也堅自帥中外精銳討之
於是以安爲前鋒都督安時已拜前將軍矣轂
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
級轂懼而請降次年遣安同輔軍王猛帥衆二

萬入寇荊州轉攻南鄉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
三年李儼爲張天錫所攻退守枹罕遣使請救
堅復遣安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之與天錫將
楊暹戰於枹罕之東破軍殺將師還拜前將軍
如故是歲晉公柳叛於蒲坂魏公庾等起兵應
之堅命諸將分討叛者而勅安與張蚝頓兵陝
城三十里外堅壁勿動俟秦雍已平然後併力
取之已而王猛攻蒲坂誅苻柳因遣鄧羗助安
攻陝城拔之執庾送長安遷鎮南將軍六年堅

遣安等十將帥步騎六萬伐燕俱受王猛節度
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不下王猛助之
遂爲地道以入執其刺史慕容莊師還論破鄴
功賜爵博平郡侯進吏部尚書七年復以安爲
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加都
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九年晉梁州刺史楊
亮遣子廣襲仇池安擊敗之乘勝逐北諸城奔
潰進拔漢川轉攻梓潼降其太守周彪別將取
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來歸附堅以安爲右大

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十年蜀人張育等起兵自稱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俄而育重爭權自相舉兵堅遣鄧羗帥騎助安襲擊育敗之安復敗張重於成都南斬重羗擊斬育益州遂平頃之以安爲荊州刺史移鎮樊鄧十四年長樂公丕攻襄陽遣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丕後陷襄陽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代安鎮樊鄧

楊定

堅傳作佛奴之孫

楊定仇池公楊纂之族也父名佛奴奔降於秦堅以其女妻定拜定爲尚書後爲領軍將軍淮南之敗關中擾亂定盡心力奉事堅堅死乃將家屬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聞丕卽位遣使迎之丕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登稱尊

號以定爲大將軍益州牧俄加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後與乞伏乾歸戰軍敗見殺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爲武王

高泰

高泰字子伯渤海蓼人瞻之從子也仕燕爲車騎從事中郎慕容垂之奔於秦也泰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慕容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銷謗評

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秦遣黃門郎石越聘燕慕容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昌盛泰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宮爲有司所糾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辨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皆不從

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
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
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受刑何問遲速猛曰何
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
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
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
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入言
於堅堅召見與語悅之間以爲治之本對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
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
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及秦之敗
秦征東府官屬疑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
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於渤海韶曰燕軍近在
肥鄉卿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
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

君子矣

子湖等
見燕傳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
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後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
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爲闔然
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
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
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
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
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爲酒正令人以極
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
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
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
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氏戶於諸鎮以
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
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
號慙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
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
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一作當堅笑

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情於政
治整又援琴而歌曰管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亂
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
園有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陰外
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
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
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
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
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
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
晚泥洹一何早歸

命釋迦文今來授大道後遁迹商
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
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時
年六十餘矣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堅以王猛
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侍中中書
令猛上疏辭謝因薦彤以自代堅
不許而以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
庶子建元七年以彤爲羽林左監
同楊安徐成等伐仇池公楊纂戰
於陝中纂兵大敗面縛出降彤

等振旅而還以功拜秘書監楊安鎮仇池進攻漢川堅遣彤率卒二萬爲前鋒晉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之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師不利安乘勝攻拔漢中轉攻梓潼太守周彪固守涪城遣人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彤邀而獲之彪遂降彤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安於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奔南中彤等遂陷益州堅以楊安鎮成都彤引兵還仍爲秘書監次年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彤固請誅鮮卑堅不從建元十二年以前將軍從征代有功十六年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彤切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勦四海之地十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事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堅宴群臣於逍遙園令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少年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彤上逍遙戲

馬賦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因善彤之能得士十八年堅欲大舉伐晉彤進
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萬里
風披晉王自當束手軍門堅大悅遂銳意攻晉
卒致敗滅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
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本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
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

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
遂至百餘穴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
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之門人聞而復隨乃遷於
倒虎山

一名立象山
在覆車山北

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

躬往叅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
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
事譬如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堅將欲南
征遣使者問其休咎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
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因脫衣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二 三
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
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
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
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
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
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
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
之萇後與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
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

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
相與去乎嘉答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
得俱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
者也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
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
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其所造牽三歌
識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
記事詭怪今行於世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
靜寡慾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
緼袍夏則帶素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
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
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
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
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日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泰山人於今猶法之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
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

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
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
無爽堅遣使者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
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
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服及冠辮曰年朽髮落
不堪冠衣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
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
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
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

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
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林之性情存巖岫乞還
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至華陰山歎曰
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
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侍郎韋華持
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法喜

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
專精致業遍通三藏闇誦增一阿含難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國內遠近咸所推服少而遍遊
諸國嘗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涉流沙
懷道東入秦建元中來至長安學業旣優道聲
甚盛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未有四舍堅武威
太守趙整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
關中擾動整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
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法喜譯出中增一二
阿舍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
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及春綿延二載文字

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法喜乃辭還
西域不知所終其學心三去與帝凡一百六卷
曇邕本姓楊略陽氏人也中一人居貧篤學遇
高陽僧富見其採薪爲燭以照讀書遂資其衣
食邕後仕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建
元十九年從堅南征爲晉所敗還至長安遂舍
族出家

僧朗

僧朗京兆人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
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
中因謂之朗公谷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
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居崑崙大起殿舍連樓
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堅欽其德素
遣賜襯遺并致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
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
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以萬機不獲輦駕

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光迴蓋京邑并奉
紫金數斤供度形像續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
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相納想必玄鑒見朕意
焉朗答書於堅曰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
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
問山川詔命慙懃實感恩旨氣力微虛未堪跋
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卽爲設施
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堅復
敦請再三旣至遂以師禮事之堅後沙汰衆僧

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
山不枉搜例慕容垂慕容德並皆致禮及姚秦
時興復遣使遺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
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
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
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
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

垂及德亦各有書與朗
見垂傳建興四年及德

年傳二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陽平公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畱之遂大宴群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至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往堅末年復見於青州樂安男朗尋之入於海島

僧涉公

僧涉公者西域人一云本蜀人不知何姓少爲沙門以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神龍時天大旱堅命呪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霈然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死堅哭之甚慟卒後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托惟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

雨至於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
雨堅謂中書監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
於雲漢哉此公其大聖人乎彤曰斯術幽遠亦
曠古之奇也其思仰如此

徐義

徐義高陵人一云咸陽人初仕堅征東參軍不
嗣位進爲吏部尚書封縣公尋加右光祿大夫
侍中司空俄拜右丞相義少奉佛法時兵革聳
起爲慕容永所獲乃械梏其兩足編髮於樹將

加刑戮至夜義專念觀世音經有頃忽夢人謂
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
竝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忽開裂械於重禁之
中髮旣得解足亦得脫而走百餘步若有人導
之者遂隱草中聞追兵交馳秉燭悉無見者迨
明賊散義歸投鄴寺得免於難因奔楊佺期佺
期以爲洛陽令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遊

學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賞與語終日因事爲師澄講論往復疑端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椿椿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旣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後避地南投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卽

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對常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註經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城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識者知安所夢賓頭盧也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氣清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送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

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
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
四方略定惟建業一隅未能克復每與侍臣談
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陽平公融及朝臣
並切諫終不能迴會堅出遊東苑命安同輦權
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
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
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
宜參穢神輿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

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輿輦
之榮未稱其意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上輦
於是翼蹠而掖之先是群臣以堅信重安謂安
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
也安因此極諫堅終不納詳具堅本傳羅什在
西國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左臂有
一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
人謂之印手菩薩

畢覽

畢覽東平人少奉佛法仕堅爲冠軍將軍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彌念觀世音遂得免難逃入山林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人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

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諸兄仕於石氏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通黃河走海微近將伸前志欣然就職石虎時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領河北郡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萊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避

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人以此
高之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堅青州刺史朗甚
器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王充

王充本新平氏也仕堅爲中山太守固守博陵
爲秦拒燕不卽位以充爲平州刺史先是慕容
麟攻充於博陵至是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
而出聚衆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
卿之君也卿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

之甚也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
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
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或取
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
言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
顧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
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此卿棄老母如脫屣
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充及固安侯鑿並爲麟
所殺

苟輔

苟輔南安人也爲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
輔度不能守議欲出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
勺令馮羽尚書郎高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天
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
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奈何遽爲叛臣
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
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
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

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退輔馳出追擊斬獲萬計至是糧盡矢竭
外援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
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吾須此城置鎮
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堅追贈輔
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初石
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掖
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

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
會望深以爲耻故相率拒萇以立忠義

竇衝

竇衝武都人趙公雙之叛堅遣楊成世等討之
爲雙所敗堅乃命衝以左禁將軍率羽林騎七
千繼發雙乘勝至榆眉衝擊敗之師還進位左
將軍行唐公洛以和龍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秦王堅遣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進討戰於中
山執洛及其將蘭殊堅欲伐晉以姚萇爲龍驤

將軍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嘗假人今以相授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
之徵也堅默然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二萬進
攻蒲坂堅使衝討之大破於河東冲又遣將高
盖夜襲長安攻陷南門衝與前禁將軍李辨擊
走之斬首千八百級堅後爲姚萇所殺衝奔據
茲川有衆數萬聞長樂公丕卽位遣使上表於
丕丕以衝爲梁州牧開府儀同三司是時左丞
相王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豪傑嚮應冠軍鄧

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衝相爲首尾聲勢甚振
萇衆大懼會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敗死不南
走授首於晉南安王登具不凶問乃稱尊號以
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攻萇汧雍二城克
之斬其將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爲
萇所敗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督
隴東諸軍事率見衆爲先驅自繫川趣長安尋
拜右丞相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
遂自稱秦王建立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衝請

救於姚萇萇遣其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衝遂
與萇連和登爲姚興所殺南安強熙等推衝爲
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攻之衝走汧川汧川
氏仇執送於興

王永

王永丞相猛子也清修好學堅以爲扶風太守
其弟皮凶險無行建元十一年爲散騎侍郎謀
反事洩堅以猛故赦皮不殺徙置朔方之北而
因以永爲幽州刺史永長於撫字甚得人心堅

自淮南之敗垂萇繼叛亂者四起而永意氣彌
勵與平州刺史苻冲率二州之衆以討慕容垂
垂遣其將平視迎擊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
於范陽敞兵敗績平視進據薊南永求救於振
威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
之大破平視於薊南永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
慕容麟相持慕容垂復遣慕容佐與平視共攻
薊永力戰屢敗乃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
帥衆三萬奔壺關長樂公丕時在鄴城將西赴

長安永遣使招之丕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
如潞川驃騎張蚝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畱刺
史苻冲守壺關自率衆一萬赴丕丕始知長安
不守及堅凶問乃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尋加司徒錄尚書事左
丞相宣檄四方共討姚萇於是天水羌延馮翊
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
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義各有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二
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不畱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數萬進據平陽慕容永遣使假道東還不許乃使永與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石子大敗永死之皮時爲略陽太守以郡降於姚萇

徐成

徐成嵩之叔也純直端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猛伐燕時成以射聲校尉爲鄧

羌部將猛使成候燕軍虛實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欲殺之以正軍法鄧羌請之不得幾欲勒兵攻猛其愛成若是從羌奮擊燕軍出入燕陣旁若無人以功拜并州刺史尋加鷹揚將軍帥步騎三萬攻拔劍閣進位右將軍姚萇來伐秦遣成等討之爲萇所敗獲而弗殺遂降於萇萇之將斃也其子興殺之

郭慶

郭慶不知何許人以遊擊將軍從王猛伐燕拔

取晉陽二州燕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
援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畱將軍毛當戍
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
道出評營後放火燒營火見鄴中曄懼遣使讓
評催之使戰評遂大敗猛乘勝攻鄴曄出奔晉
陽慶率騎追之曄遇盜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
陽執送於堅追評至於遼海縛送之其部將朱
嶷追慕容桓於遼東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降於秦論功以慶爲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

王統

王統擢之子也擢奔降於秦秦王健以爲尚書
堅立之二年以統爲扶風內史建元七年遷益
州刺史與別將楊安攻克仇池拜平遠將軍南
秦州刺史尋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
降其部落五萬餘戶九年復從楊安入寇漢川
統以銳卒二萬爲前鋒進平益州遂代安鎮仇
池十二年堅遣武衛苟萇等伐張天錫統率涼

州之衆爲萇後繼天錫請降統還秦州堅以其弟廣爲益州刺史晋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郡太守費統等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次巴郡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別遣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以江夏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身帥所部奔還隴西遂以依統聞丕卽位統兄弟咸遣使詣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統爲鎮西大將軍廣爲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廣後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爲興所敗亡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之送詣姚萇興旣敗廣進據平陽復謀伐統統亦以秦州降萇萇後寢疾召其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勦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遂殺統及廣等萇聞之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也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寬雅有器量年十四代父統軍堅時諸部乖亂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

率部衆歸之及劉顯之難乃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歸魏見魏書列傳

夏默 護磨那 申香

夏默乞活人堅以為佐鎮即護磨那胡人堅以為右鎮即申香奄人堅以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一作三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許謙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識之

學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鄉里後仕于魏太祖

裴詵

裴詵河西解縣人晉武威太守粹之子也仕晉太常卿避地涼州堅克河西詵與兄子懂自河西歸桑梓復居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懂仕秦大鴻臚生二子天恩天壽

韋羆

韋羆京兆杜陵人也仕堅丞相長史為王猛所

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爲北海太守堅滅奔於江左

杜胄

杜胄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孫也仕堅太尉長史子嶷爲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

寇修之

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也仕堅至東萊太守堅滅奔魏

何熙仲

何熙仲仕秦記室叅軍撰秦書八卷多記苻健等事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儒學宋氏以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

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
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
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
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爲太常堅常幸其太
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壺對
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
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
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
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

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
業焉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
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武功人陳畱令蘇道賢之第
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智識精明儀容妙
麗年十六歸於竇滔滔甚敬之及堅時滔爲秦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因織錦爲迴文詞
多不載

不道
佩陳史輝非武武為及思之因端隨為國文隨
數平十六亂飲齊高前甚如之文望報國為燕

學餘
業
家

後燕錄一

春秋卷第四十三

慕容垂上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垂字叔仁一作道明小字阿六敦皝第五子母

蘭淑儀所生也垂少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

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常目而謂諸

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之曰霸字道業將以為世子群臣諫而止

然寵遇猶踰於世子雋故雋弗能平之年十三

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以滅宇文之功封
都鄉侯石虎來伐旣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軍
鄧恒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
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好遊畋嘗因獵
墜馬折前兩齒雋更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
實惡而改之尋以其應讖文乃去夬更名爲垂
虎死趙魏大亂垂謂雋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
兼弱攻昧今其時也雋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
根言於雋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雋

乃從之遂平中原以垂爲前鋒都督累戰有大
功雋旣尅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垂諫曰弔伐之
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
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
拜黃門侍郎出爲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
山元璽三年封爲吳王徙治信都遷侍中右禁
將軍錄畱臺事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一作利字
尋遷鎮東將軍平州刺史征南大將軍荆兗二
州牧有聲梁楚之南再爲司隸校尉王公已下

莫不辨跡曄旣嗣位太原王恪爲太宰甚器重之常謂曄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矣曄不能從建熙十年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來伐諸軍皆潰垂以車騎大將軍敗溫於枋頭威名大振太傅上庸王評深忌疾之及垂所奏將士應蒙殊賞者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嫌隙愈深評遂與太后可足渾氏共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

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上庸王評及樂安王減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蚤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耳餘非所議也冬十一月辛卯朔垂請眈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以狀告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曄曄遣西平公強率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日暮垂乃散

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
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敵逃之則無
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
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令言於垂曰太傅忌
賢嫉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
尊處如嬰兒之念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
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
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
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

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
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行至河陽為
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
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
奔於秦畱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
及於闔鄉令擊之而退初秦苻堅自恪卒後陰
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
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事此自
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

還卿本朝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
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
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
令及楷等之才皆厚禮之賞賜巨萬每進見屬
目覩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向慕之堅
相王猛惡垂雄畧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
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可

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一作賓都

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燕軍於長安請

令叅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
曰吾將擴清東夏或爲東川之別卿將何以爲
贈使我覩物思人垂卽脫佩刀遺之猛至洛陽
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詭傳垂語於令
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
毀日甚秦王雖外遇甚厚其心難知大丈夫逃
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

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故遣告汝吾已行矣
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覆審乃將
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
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追騎獲之堅引見於
東堂慰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
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
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書不云乎
父父子子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
乎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

入鄴宮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公卿大夫及
故僚吏殊有愠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
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迤邐棲伏艱亦至
矣天啓嘉會靈命蹙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
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畧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
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
不取也垂深納之垂在秦朝歷位京兆尹進封
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後堅敗於淮南諸

軍皆潰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奔
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
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
時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
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
燕祚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宜承皇天之意因而
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
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
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

今其至矣垂曰沒是言也

一作汝言是也

然彼以赤心

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圖之多便不
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後圖之既不
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初寶在長安與韓黃
李根等因讌以樗蒲爲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
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垂弟奮威將軍德亦進曰夫隣國相吞有自來
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

負夙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滅
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
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兄奈何得而不
取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
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勿
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
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爲王猛所賣

無以自明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
未一若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
無之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之地會
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
且可觀之冠軍叅軍趙秋亦力勸之親黨多勸
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農謂垂曰尊不
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
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者不
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

心善其言行至滄池言於堅曰王師不利他境之民或因此輕重請奉詔書輯寧朔裔且龍鄴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家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固根本鎮枝葉且垂爪牙名將勇略過人所謂今之韓白又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者避禍歸誠非慕德而來列地百里未可以滿其欲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每聞

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况萬乘之主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來關東之亂垂其首乎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翼夜私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

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也路必有伏兵深宜慎
之垂以爲然遂自涼馬臺結艸筏而渡使典軍
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同
馳馬獲免垂至安陽遣叅軍田山一作生修箋於
長樂公苻丕堅又遣驍騎將軍石越戍鄴驃騎
將軍張蚝戍并州時丕先已在鄴聞其北來疑
其欲爲亂謀襲擊之其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
反形未著而殿下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
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勅而後圖

之未爲晚也不從之及至身自迎之館之於鄴
西垂具說淮南敗狀趙秋勸垂於坐取丕因據
鄴起兵垂不從垂於是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
祚會秦平原公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
逼洛陽堅驛書繼至使垂督兵討之石越言於
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
者衆故丁零一倡旬日之中衆已數萬此其驗
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
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臥

蛟常恐爲肘腋之患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
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
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
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
軍英略莫可滅之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
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乃大賜金帛一無所
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以羸兵二千及鎧杖
之敝者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
垂之副不私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

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
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畧委之於卿卿其行矣
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弗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中子農及兄子楷
紹弟子宙皆爲苻丕所畱石越言於丕曰垂之
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而敢
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
兵疲可因此除之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
垂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

燕安肯盡忠於我乎且垂亡虜也主上寵同功
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失今不擊必爲
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
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之
湯池閔亮李蠻自鄴來以丕與飛龍謀告垂垂
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
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
旬日之間有衆八千苻暉遣使讓垂使進兵簡
書相尋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

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
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
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
叅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堅言所以殺
飛龍之故時慕容鳳及燕之故臣燕郡王騰遼
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屬之會苻暉
使平武侯毛當率衆討斌鳳曰鳳今將雪先人
之耻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
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進攻凌雲臺戍克之

收萬餘人甲杖癸未垂濟河焚橋召募遠近衆
至三萬畱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
沙城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起兵相應時日已
暮農與楷及宙畱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丕
駿馬數百以待甲申晦農宙將數十騎微服出
鄴奔於列人楷紹奔於辟陽

春秋第四十三卷

後燕錄二

春秋卷第四十四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垂中

燕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苻丕大會賓客請農等
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知其名列
人已起兵矣垂旣濟河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
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
天下旣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鳳及王騰段延
聞垂濟河皆勸翟斌遣使推垂爲盟主垂拒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旣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斯議何爲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且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拒之丙戌垂至洛陽暉閉門拒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

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斌遂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諭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引兵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故扶餘王榮陽太守餘蔚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來降農西招庫儻官偉

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帥衆數萬赴之
衆至十餘萬不遣石越率精騎討農皆勸農逆
擊之農曰我無伏兵彼有銳甲不如待暮一戰
而擒之也至暮農鼓譟出陳遂大破之斬越及
將士數百垂引兵至滎陽群臣朝於清陽宮固
請卽尊垂以暉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故
事遂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
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文
表奏疏封拜官爵一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

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
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
軍封弘農王餘蔚爲征東大將軍統府左長史
仍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鳳爲建策將軍
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庚戌至
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
舊章以前岷山公庠僭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
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農等
亦引兵會垂於鄴皆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

寶爲世子農爲驃騎將軍麟爲撫軍將軍隆爲
冠軍將軍紹爲鎮南將軍陳畱王溫爲前將軍
樂浪王宙爲征虜將軍章武王又封從弟拔等
十七人及甥宇文翰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
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
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拔野王亦
引兵會鄴平幼及弟獻視亦帥衆數萬會垂於
鄴苻丕聞之遣侍郎姜讓謂垂且說之曰往歲
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

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
過舉過貴能改先賢嘉事宜深詳思悟今猶未
晚也垂謂讓曰孤受王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
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也
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反者孤
當窮極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亦不可
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

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
寵踰功舊任齊宗藩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
甚者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託將軍以萬里
之命奈何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也德邁唐衛任居陝東爲朝廷之維城寧
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大夫死王事國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

任將軍之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
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犬固吠非其主何罪禮而遣之因遺書於
丕又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禍生肘腋身
當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顧遇位
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恐不及去
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
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

馬於桂州懸旌於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
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非二豈惟陛下聖明
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
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
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
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
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
有青蠅交亂黑白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

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
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
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會實有甚焉
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
夫之志不達變通之宜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
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
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
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

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廻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不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愚臣此誠未簡天聽輒遏兵止銳未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滌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歎血斷金披心輸赤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

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
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廢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
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壬子垂攻鄴
拔其外郭丕固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
請降癸丑垂以陳畱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
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遣老弱於魏郡
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枋頭

取之置戍而歸時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鮮卑烏丸及郡民據塢壁不從者尚衆垂遣
太原王楷陳畱王紹討之王晏詣軍門降鮮卑
烏丸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等畱其老弱置守
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俱詣鄴三月
庠僂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垂封偉爲安定王
夏四月垂遣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丙
辰遣撫軍將軍麟益兵助之垂以鄴城猶固會
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垂從其

議引水灌城不沒者尺餘垂因行圍飲於華林
圍秦人密兵出擊矢下如雨幾不得出冠軍將
軍隆將騎衝之僅而得免麟拔常山苻亮苻謨
皆降攻圍中山秋七月拔之執苻鑿麟威聲大
振留屯中山垂遣寧朔將軍平視擊秦幽州刺
史王永克之進據薊南是時翟斌恃功驕縱要
求無厭又以鄴城攻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
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
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

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
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
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將軍農皆曰翟斌
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
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潛
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詔群僚議之
安東將軍封衡厲色切諫垂猶隱忍容之下令
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
便置耳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與苻不

通謀使丁零夜決防潰水事泄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垂令太子寶與冠軍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畱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爲亂耳今急攻之則聚屯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菽不克也垂從之八月真自邯鄲北走垂使太原王楷驃騎將軍農率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逆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

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爲真所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營時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疾吾欲遷師新都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丙寅夜垂引師去鄴北鎮新城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劉庫仁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平視敗奔薊南希長驅據唐城遂與撫軍將軍麟相持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等

遙相首尾苻丕遣僕射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騎數千招集冀州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兵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趙粟起兵應興垂遣冠軍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擊興命驃騎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追至廣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從西山遁還鄴隆進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歸於垂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視欲大舉兵救丕發雁門

上谷代郡兵屯繁疇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垂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十一月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

真之從兄也

破之遼退屯無

極農屯藁城以逼之十二月遂與麟合兵襲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真農復攻破翟嵩於黃泥堡丕固守鄴城請援於晉垂怒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

也乃復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燕二年春正月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驃騎將軍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曄爲苻堅所殺勸垂卽位垂以冲稱號關中不許帶方太守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視共攻薊城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昌黎太守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農引兵會麟於中山共攻翟真農等先帥騎數千至承營觀察形勢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勇勁

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驃騎將軍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時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命撫軍將軍隆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昌假從事中郎睦邃爲高陽太守叅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吏二十餘人翟真夜襲中山

樂浪王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夏四月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進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乙卯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引兵追之丕發兵繼後一作庚申追及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強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稍亂德及隆復廻軍要擊至於五丈橋斬

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招集亡散兵復少振垂與苻丕相持經年鄴中饑甚幽冀亦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之軍士多餓死乃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趨中山以驃騎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五月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乞走之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翟遼奔黎陽其衆多降於垂閏月庚戌垂至

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
六月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將軍佐遣司馬郝
景帥眾救之為句驪所敗遼東玄菟盡沒秋七
月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
趨幽州垂馳使救幽州刺史寧朔將軍平視曰
固守勿戰俟吾北破丁零當自討之視違命拒
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
寇暴遂據令支癸酉翟成長史鮮于肆一作得斬
成出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八月苻丕棄鄴城

奔於并州垂以兄一作弟子魯陽王和為南中郎

將鎮鄴遣驃騎將軍農出蟻螭塞歷凡城趨龍

城會兵討餘巖撫軍將軍麟冠軍將軍隆徇渤

海執渤海太守封懿懿敖之子也因屯歷口冬十一

月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垂遣麟及隆共攻之

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

覺之諸將以匡未下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

恃外敵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

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農
至龍城休養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
取道甚速今已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速
來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掠良民耳巖才不踰
人誑誘饑兒烏集爲群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
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
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卽梟之亦不出二旬耳頃
之農將步騎三萬攻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
歸附巖計窮力竭出城請降農斬巖兄弟進伐

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上疏請繕
修陵廟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
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太守
王佐鎮平郭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驪農以
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麟攻
王兗於博陵城中矢盡糧竭功曹張猗踰城而
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
之壬辰垂北如中山丙申遂定都於中山苻定
據信都未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

帥衆討之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銘其背
曰威遠隸書

出梁宋應州十... 威遠... 隸書... 銘其背... 曰威遠隸書



